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三

嘉興李貽德學

桓公

元年傳宋華父督　服曰戴公之孫宋世家注

案正義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

目逆而送之　服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同上

案極視精不轉者漢書溝洫志注楚詞大司命注並云極窮也淮南子主術訓注睛目童子也古睛作精說文眹目精是也漢書高帝紀注文選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引莊子司馬彪注並云轉運也極視精不轉言窮視之至目精不運轉也

二年　經宋督弒其君　賈曰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釋例氏族例

案傳曰君子謂督有無君之心賈據之隱七年傳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督爲華氏受於君也今督既無君故經不稱華督見去其受於君者之氏以著無君也

以成宋亂　服曰成就宋亂本疏

案詩樛木傳成就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是成就互訓傳云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亂由華納賂立之昧討賊之義經特書之以成就宋亂實由公也

會于鄧　賈服曰鄧國也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本疏

案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自注故

國應劭曰鄧侯國公羊傳云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鄧與會爾是以鄧爲國爲賈服所本左傳云始懼楚也蔡鄭鄧皆近楚之國鄧爲地主蔡鄭就往會之故於鄧國都也

（傳）十一戰　賈曰十一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於菅八戰宋衞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宋世家注服曰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於菅八戰宋衞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衞人伐

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本疏

案賈服義同皆詳言十一戰之實也

是以清廟茅屋　賈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詩靈臺疏

案後漢張衡傳注肅肅清也素問五常政大論注肅清也靜也是肅然狀清靜也論語微子馬注清純潔也國語周語注靜潔也以見名清廟取其潔也

大路越席　服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皆乘之其采飾有差續漢書輿服志注　大路木路本疏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也史記禮書注

案大路不得爲總名大字疑衍路總名也者詩汾沮洳傳路車也廣雅釋器輅車也荀子哀公篇注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是路爲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皆乘之者以漢法况也詩清人箋駟四馬也續漢輿服志注引徐廣曰立乘曰高車晉書輿服志車倚乘者亦謂之高車漢書高祖紀加[滔]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元帝紀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朱買臣傳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遂乘傳去續漢輿服志云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又曰大使車立乘駕駟又禮儀志云立秋之日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獵車馳駟送陵廟是漢法駕駟高車尊卑同之以况

路爲總名也其采飾有差者漢書景帝紀云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續漢輿服志云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劉昭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是采飾爲尊卑之差也大路木路者禮記禮器大路素而越席注引明堂位大路殷路也明堂位注云大路木路也周禮巾車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祀天車者禮記疏云大路殷家祭天車也按巾車玉路以祀則大路宜指玉路矣服不然者郊特牲

乘素車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今臧哀伯以魯禮誨君宜以木路故服不從周禮也越席結括草以爲席者禮運與其越席注越席翦蒲也此言結括草者禮運釋文越字書作趏其實當作䅶禮器莞簟之安而稾䅶之設注穗去實曰䅶禹貢三百里䅶服今本作秸服說文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玉篇作䅶云祭神席也秸同上則䅶秸一字括草卽䅶草字書作趏亦因括轉也言結此草爲席也

藻率　服曰藻畫藻率刷巾禮有刷巾本疏

案藻畫藻者周禮司几筵加繅席注鄭司農云繅讀爲藻率之藻典瑞注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鄭

司農仍讀為藻率之藻賈疏云藻是水草之文故讀从之也是畫藻者言五色采如水藻之有文也說文帥云佩巾从巾𠂤聲帨云帥或从兌古帥率通周禮樂師故書帥為率聘禮古文帥皆作率然則率即帥服云刷巾即說文之佩巾爾雅刷清也說文刷刮也又云拭也儀禮士冠禮注巾所以拭汙垢

鞶厲游纓　賈服曰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本疏○按杜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孔疏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禮記內則疏引服云鞶大帶無紳帶之訓賈服文多同故今節取杜文為賈服義焉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本疏

案易訟或錫之鞶帶釋文引馬注鞶大也虞注鞶帶大帶正義曰上帶為革帶故云鞶厲帶之垂者服蓋用毛公詩傳說也正

義曰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者巾車先鄭注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後鄭謂今馬鞅買公彥疏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按杜預傳注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亦與服說同陳氏禮書曰纓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其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者五采一匝爲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就謂削革三重康成謂纓以五采罽飾之殆不然矣陳葢援杜索帬之說以斥二鄭也索帬魏晉閒常服束晳近游賦覯里往來服索帬服蓋舉時制以況也今乘輿大駕

有之者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又云天子出有大駕晉書輿服志乘輿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注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是與服說合也

錫鸞和鈴　服曰鸞在鑣和在衡史記禮書注

案鸞本作鑾說文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故鑾又通鸞廣雅釋器鑾鈴也文選上林賦鳴玉鸞注鸞鈴也鑣說文馬銜也尒雅釋器鑣謂之钀釋名釋車鑣苞也在傍苞斂其口也詩碩人傳人君以朱纏鑣扇汗釋文云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楚詞靈懷斷鑣銜以馳鶩兮注鑣勒也廣雅釋器和鈴也荀子正論和鸞之聲注和車上鈴也禮經解注鸞和

旨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衡漢書揚雄傳注衡轅前横木也論語爲政包注衡軛也按鸞和所在傳注各異禮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周禮大馭注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呂覽孟春注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續漢書輿服志注引魯詩訓云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諸家並以鸞衡和軾爲義然詩駟鐵云輶車鸞鑣是鸞之在鑣詩有明文蓼蕭毛傳在鑣曰鸞文選思元賦注鸞鑣也傳元乘輿馬賦注鸞在馬勒鑣則鸞之在鑣明矣後鄭用韓魯詩說以注禮記周官而其箋詩烈祖篇則云鸞在鑣葢鄭注禮在先

後箋毛知毛義爲長故改從毛今此服亦本諸毛詩說也正義曰桼攷工記輪祟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詩載見傳和在軾前與韓詩同軾之前益衡也蓼蕭傳在軾曰和與載見傳異者毛以在軾即是軾前也漢書五行志注和鈴也以金爲之施于衡上鸞亦以金爲鸞鳥而銜鈴焉施于鑣上正與服義相發明

三辰旂旗　服曰三辰日月星也詩大明疏○儀禮覲禮疏引畧同○蔡寬謹按詩疏引此注下云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金鶚王氏賜湖洪氏皆取爲服注文予案左

傳疏解三辰云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與詩疏畧同不言服義然疏多旂旗二字以九旂之總名儀禮乾沒舊注附識於此以俟考焉旂旗意補覲禮疏

案三辰謂日月星者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後鄭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後漢鄭興傳仲長統傳注並云三辰日月星也司常曰日月爲常不言晝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是司常不言星者統于日月也旂旗爲九旂之總名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是九旗也服云九旂卽司常九旗尒雅釋文旂又作旗是旂旗通

也服以旂旗爲九旂之總名如爾雅釋天亦以旌旂題上事也

遷九鼎于洛邑　服曰今河南有鼎中觀尚書召誥疏

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郡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服云今河南即雒邑也續漢書又云東城門名鼎門劉昭注補引帝王世紀曰武王定鼎雒陽西南雒水九鼎中觀是也鼎中觀當是安鼎舊址故服亦舉目見以明所在也

師服　賈曰晉大夫晉世家注

士有隸子弟　服曰士卑自其子弟爲僕隸儀禮既夕疏

案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注春秋傳謂士爲微是士卑也子弟者對父兄稱之也士卑祿微不足及其宗故自役使其子弟廣

雅釋詁僕使也國語魯語子之隸也注隸役也旣夕童子執帚郤之注童子隸子弟曲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是皆爲隸之證

侵陘庭之田　賈曰陘庭翼南鄙邑名晉世家注案傳作陘陘本字陘假借字翼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絳邑有翼城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翼卽今平陽府翼城縣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志云卽陘庭也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地皆近翼城又水經注紫谷水出白馬山西逕熒庭城南西入澮亦在翼城南則陘庭卽熒庭亦卽熒庭也國語吳語鄙鄙稡饑注鄙邊邑也言陘庭爲翼南邊邑也

三年經春正月　賈曰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疏本

宋桓公自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而皆無王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十八年有王范氏甯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賈並用穀梁說而易祊田成宋亂皆無王之實故兼言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賈曰使翬逆女兼脩文之盟春秋釋例外君臣逆女例

案禮諸侯當親迎而使輦逆女者正義謂有故得使卿是也文之盟在隱六年

有年　賈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本疏

案爾雅釋天周曰年注年取禾一熟也穀梁此年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白虎通災變篇引春秋潛潭巴曰異之言怪也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係乎主德之純否也今桓以篡弒之人而年穀豐登是可怪矣有非其所宜有者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有食之昭二十五年有鸛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是諸書

有皆不宜有之詞也

傳韓萬御戎　服曰韓萬晉大夫（詩韓奕疏）賈服曰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詩韓奕疏○晉世家注）

案二年傳曰曲沃莊伯伐翼杜注莊伯桓叔子世本云韓萬莊伯弟是萬亦桓叔子也

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伐鄭　服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詩伯兮疏）

案傳曰陳侯鮑卒於是陳亂又曰陳亂民莫有鬬心是時君猶未定故知從王者爲大夫陳旣以大夫稱人則蔡衞皆大夫矣

詩載馳箋許人許大夫也疏大夫而曰人衆詞

大雩　賈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穀梁疏本疏引畧同服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續漢禮儀志注禮月令疏云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卽服義左疏亦有此文

案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呂覽仲夏紀高誘注云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其實非也鄭禮注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彼疏云春秋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祈祀山

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是祈祀山川一事大雩又一事賈云別于山川之祭者言祈祀與大雩不同非如高誘所云也服云夏祭天名者說文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雩遠者是釋所以大雩之意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夏小正於三月曰越有小旱先王因於未旱之先設此常雩之祭正義曰遠者預爲秋收言意深遠也爲百穀求膏雨者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詩下泉云陰雨膏之故曰膏雨按爾雅釋訓舞雩也公羊此年傳注云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禮記祭法注雩之言吁嗟也周禮司巫疏引春秋考異郵曰雩者呼嗟求雨之祭女巫疏引董仲舒說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月令疏雩

音近吁是古訓並以吁釋雩而服不同者說文云夏祭及月令仲夏大雩帝此常雩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注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此旱雩也旱雩當以吁嗟爲義常雩當以遠祈爲義也

冬州公如曹　服曰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本疏

案世本云州國姜姓說文黜貶下也爾雅釋詁騭陞也騭與陟同舜典三考黜陟白虎通攷黜篇云諸侯所以攷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又曰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

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又曰百里之侯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地盡春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之法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書大傳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

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是黜陟之法春秋以前王者行之州先未知何爵後以功陟至公爵故曰州公又按王制鄭注謂殷爵三等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是鄭氏所云爵尊而國小者卽指此州公之類言之蓋封建之初州公無聞今得稱公當是以德功進爵也

傳旝動而鼓　賈曰旝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有作飛石事本疏

○疏謂賈引范兵法飛石之事以證之

案發石飛石一事二名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磓敵者春秋傳曰旝動而鼓許本侍中說也大明詩曰其旝如林馬融廣成頌云旃旝摻其如林旝與旃伍則以爲旗之屬故杜注不用賈義也

啟蟄而郊　服曰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禮記王制疏

案孟月仲月指夏正言魯郊是祈穀之郊襄七年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即引襄七年傳文明月令之祈穀即

魯之郊也魯郊在夏正月者夏小正云正月啟蟄此云啟蟄而
郊則孟月卽夏孟春之月也若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
注云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明堂
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祀帝于郊鄭氏云孟春建子之
月非服義也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
帝注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據此則所云正
月日至者是夏正十一月冬至矣禮雜記與襄七年獻子之言
不合或魯有祈穀之郊有冬至之郊或祇一郊而月可移易郊
特牲疏云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
又郊以祈穀是二郊也馬昭引穀梁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

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是魯郊之月可易而服必以為孟月者依此傳啟蟄而郊故定為夏之孟春也知其用夏正者昭元年十二月晉侯烝服注云祭人君用孟月周十二月為夏十月則彼云用孟月謂夏孟冬之月故知此孟月謂夏孟春之月然彼云祭人君用孟月此云魯祭宗廟以仲月者王制疏引南師解云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是服此云以仲月者謂祭天之月不祭宗廟其餘祭宗廟亦用孟月也

龍見而雩　服曰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續漢禮儀志注

案龍角亢者莊二十九年傳龍見而畢務疏東方之宿盡爲龍星角即蒼龍角也故角亢專得龍名邵氏爾雅釋天正義云史記律書云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夏小正云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者亢上下之星也角兩星相對觸故天官書云左角李右角將亢四星曲而長故天官書云亢爲疏廟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小正以識亢星所在也是四月角亢昏見於東方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者淮南天文訓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素問皮部論注盛謂盛滿尙書大傳曰萬物

非夏不長是也待說文云竢也呂覽愼大篇注大長言萬物竢雨而長也雩祭以求雨者月令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是正雩當在周季夏今秋而始雩故曰不時書之以懲怠也

始殺而嘗　賈服曰始殺孟秋本疏

案殺者言陰氣肅殺也月令孟秋之月用始刑戮亦本時以爲政也杜謂建酉之月與賈服異然杜于郊雩皆著孟月此舉仲月以當之斯不倫矣且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爾雅釋天秋祭曰嘗注嘗新穀白虎通宗廟篇嘗者新穀熟嘗之是嘗以嘗新穀取名而嘗新穀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

露四祭篇謂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

六年經大閱　賈曰簡車馬於廟公羊本經疏

案傳云簡車馬也是閱當訓簡周禮小宰鄭司農注簡猶閱也反覆相訓閱亦爲簡知簡車馬于廟者隱十一年傳授兵於太宮杜云太宮鄭祖廟攷工記廬人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鄭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疏云六建建在車上然則授兵之時車馬咸在故潁考叔與公孫閼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服彼注云挾輈轅以策箠馬而走也授兵既在太廟則大閱亦當在廟明矣

子同生　賈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禮記曾子問疏

案正義曰古人之立太子其禮雖則無文葢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太子也

傳楚武王侵隨　賈曰隨姬姓也（楚世家注）

案世本隨姬姓

吾牲牷肥腯　服曰牛羊曰肥豕曰腯（本疏）

案說文牛大牲也賈誼新書云羊西方之牲也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曲禮天子以肥牛詩亦有肥羜是牛羊言肥矣正義曰按禮記豚亦稱肥非獨牛羊也而服以肥屬牛羊腯屬豕者詩瓠葉序箋牛羊豕爲牲旣云牲牷則備此三物矣但肥

牛肥豣傳記可証而腯屬牛羊別無他據郭注方言云腯腯肥

充也音突亦作腞說文彑部彖豕走捝也腯一从彖是散文則

牛羊豕皆可言肥對文則腯當專屬于豕且說文肉部腯解云

牛羊曰肥豕曰腯古訓如是正義援禮以規服非也

接以太牢　服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御覽一百四十六

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鄭注接讀爲捷捷勝

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王肅曰以太牢接待夫人杜此傳

注云以禮接夫人是王本鄭義而杜又本王義也內則又曰凡

接子擇日鄭注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又曰三月之

末擇日妻以子見于父若然則初生時子惟接見於母而不接

父而服不同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子升自西階祝立
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敢見鄭注云三日負子日也
禮中庸曰事亡如事存君薨之後猶以三日見于殯則父在之
日亦當以三日見于父也內則不言文不具也

公問名于申繻　賈曰魯大夫 魯世家注

以德命爲義　服曰謂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名武王
曰發 本疏

案史記周本紀太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
者其在昌乎是太王度德命而名文王曰昌也武王名發之義
未聞正義引舊說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爲

發是亦以德命爲義矣

不以畜牲　服曰馬牛羊豕犬雞本疏

案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後鄭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膳夫膳用六牲後鄭注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職方氏其畜宜六擾後鄭注云馬牛羊豕犬雞擾亦畜也

不以器幣　服曰器俎豆罍彝犧象之屬本疏

案易繫辭傳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攷工記云以辨民器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是切于民用者皆謂之器不耑于六者故云之屬以彪之俎本作且說文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又曰俎禮俎也从

牛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注俎者所以薦肉故且亦作俎也禮記明堂位有虞氏梡梡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阮諶三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夏后氏以嶡鄭注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孔疏謂足以橫蹷故鄭讀嶡爲蹷謂足橫辟不正也今俎足閒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殷以椇鄭注謂曲橈之也阮圖云屈橈其足周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孔疏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閒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說文所言其大略也豆者說文云豆古食肉器也攷工記梓人食一豆肉中人之食韓非外儲說取一豆肉是豆者食器之

名其俎豆之豆當作梪說文木豆謂之梪从木豆爾雅釋器釋
文豆本又作梪然說文明梪之本字其實經文皆省作豆爾雅
釋器亦云木豆謂之豆猶鄭注公食禮云瓦豆謂之鐙爾雅亦
祇作登也其制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
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邵氏爾雅正義三禮圖云口圓徑
尺墨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以玉罍
者爾雅釋器云器也詩蓼莪疏引孫炎曰罍酒尊也說文作櫑
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重文作罍周禮鬯人
社壝用大罍注云大罍瓦罍也又詩卷耳傳人君黃金罍孔疏
引異義云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

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爾雅小罍謂之坎是罍有大小之別毛詩所說謂大罍也郭注爾雅大者受一斛與毛說又異彝者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後鄭注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司尊彝後鄭注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斝讀爲稼畫禾稼也鄭司農云黃彝黃目尊也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元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器之上尊也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又鄭注尚書宗彝云故虞夏以上葢取虎彝蜼彝而已賈公彥云雞彝是夏灋斝彝是殷灋黃彝是周灋又云虎彝蜼彝當是有虞

氏之尊亦與鄭略同也　象者禮器云君西酌犧象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毛公詩傳云犧尊有沙飾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詩疏引阮諶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諸家說各不同經傳無文莫能定之惟王肅以犧尊爲犧牛形刻木爲之顯與經異辨見王氏廣雅疏證

宋以武公廢司空　服曰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禮記檀弓疏

案周禮司空爲王朝之官而列國亦名其卿者以卿是總名必立官以盡其材成十八年傳右行辛爲司空襄二十五年傳司

空致地昭四年傳孟孫爲司空是列國之官皆有司空不獨宋
備六官有司空也諱武公之名廢爲司城者王制云司空執度
度地居民尙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白虎
通封公侯篇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况於實若
然司空所掌城郭爲重故取相近之義名司空爲司城也

七年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服曰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
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賢兄之惡故賤而
名之本疏

案密邇者文十七年傳以陳蔡之密邇於楚注密邇比近也漢
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自注故穀伯國師古曰春秋穀伯綏來

朝是也鄧自注故國應劭曰鄧侯國春秋地理考實本彙纂謂襄陽府穀城縣治爲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又謂鄧國在今南陽府西南百二十里鄧州是皆與楚地相近也親仁善鄰隱五年五父語也傳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親仁事也又曰要結外援善事鄰國以衛社稷善鄰事也今穀鄧不然無以自固以致卒爲楚滅蓋魯弱於楚而又遠于穀鄧力不足以芘二國而二國乃背楚以事之是適以怒楚而自速其亡耳其又何望于同好之救哉且桓又親弑賢兄天下之所共棄而二國乃相率來朝其可賤孰甚焉曲禮曰諸侯生不名賤之故名之滅鄧事在莊十六年滅穀于傳未聞

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服曰桓公子莊公射姑御覽一百四十六

（傳）賓之以上卿禮也　服曰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于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同上

案廣雅釋詁故事也有故言有事也服引周禮典命文而云曲禮者御覽刋誤也典命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大宗伯云孤執皮帛世子擬

孤而賓之以上卿者典命又云公之孤四命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若然惟公有孤諸侯不得有孤則以上卿當之故服云如諸侯之上卿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者掌客子男三積飧三牢牽二牢壹饗壹食壹燕周禮言子男而服舉以證上卿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是諸公使臣得有三積其他飧牢饗燕之數皆得與子男同況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僖二十九年傳在禮卿不會侯伯會子男可也曹爲伯爵則其上卿正與子男相當故服引待子男者証上卿也

初獻　服曰初獻酒加獻爵上同

案聘禮有醴賓之事宰夫實觶以醴然云送醴與獻酬禮異此云初獻酒蓋燕禮也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注禮酒饗燕之酒即此獻酒燕禮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即此初獻酒也云如獻爵者燕禮坐取觚注曰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賈疏曰此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對鄉飲酒鄉射是正主皆用爵云如者言此獻酒用觚與鄉飲酒鄉射之獻爵同也

樂奏而歎　服曰樂奏人上堂也初獻爵樂奏太子嘆而哀樂也同上

案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燕禮樂奏也服云人上堂者人即工堂即西階以東之位也燕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講道修政之樂歌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是樂即樂歌也說苑修文篇樂者聖人之所樂也禮記仲尼燕居行而樂之樂也樂記樂者先王之所飾喜也今太子聞樂而嘆是哀樂也

施父　服曰魯大夫同上

曾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服曰古之爲享食所以觀威儀省

禍福無喪而戚憂必讐焉太子臨樂而歎是父將死而兆先見也

本疏

案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成十四年傳文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饗與享同廣雅釋詁觀視也襄三十一年傳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爾雅釋言威則也說文儀度也爾雅釋詁省察也荀子天論逆其類者謂之禍賈子道德說妄利之謂福說文禍害也神不福也國語周語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服物昭融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可觀是卽以觀威儀也周語又曰晉

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王叔子譽諸朝單襄公曰兵在其頸其郤子之謂乎又曰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諸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叔向曰異哉吾聞之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是卽以察禍福也無喪而戚憂必讎焉僖七年傳文也杜注讎對也引以證太子之臨樂而嘆也是父將死而兆先見者明年曹桓公卒是父將死也荀子王制占祲兆注兆萌兆文選魏都賦是以兆朕振古注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

十一年　經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服曰不書宋宋後盟本疏

案傳云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列宋于衛鄭之後以其後至而盟

故列于下也當來告時止有三國故史據書之不及宋也

（傳）君多內寵　服曰言庶子有寵者多鄭世家注

案傳言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子突入鄭而曰猶有則前時當不止八人下文云三公子皆君也是諸子中有寵者已有三人語云母寵者子抱莊公多內寵故庶子有寵者多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　賈曰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爲宋大夫同上

案國語晉語言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有姞姓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雍氏爲黃帝之孫故稱雍姞也雍氏距黃帝已遠而稱孫者周頌曾孫篤之疏云孫是其

正稱自曾孫以下皆得稱孫是也雍氏爲宋大夫無明文賈以意知之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　服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同上

案傳曰益于正卿晉語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祁午見曰子爲正卿則正卿爲上卿矣知雍氏有寵爲上卿者如上文祭封人有寵于鄭莊公公使爲卿謂以相例而知也

十三年經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　服曰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本疏衞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譏其不稱子也禮記曲禮疏

案經順文當云二月己巳公會紀侯鄭伯今退日于鄭伯之下

者是侯公至而後定戰日也古者戰必卜日周禮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惠氏士奇禮說云式卽栻也漢書天文郎按栻抱猶按也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龜筴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按此則古法戰必占天時以定日矣衞先君者宣公也前年十一月衞侯晉卒隱元年傳諸侯五月而葬宣公之卒距今四月故下經三月書葬衞宣公此戰在三月是尚未葬也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春秋繁露精華未踰年之君稱子僖九年傳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今宣公未葬朔不稱子而稱侯違于禮矣經故直書以譏之也

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　服曰夫謂鬬伯比本疏

案說文夫丈夫也禮記檀弓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古語稱人往往曰夫詩車攻疏夫男子之總名故知此稱夫卽謂伯比也猶此人云爾非發語辭

十四年 經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服曰魯以壬申被災至乙亥而嘗不以災害爲恐本疏

案宣十六年傳例天火曰災御廩卽月令所云神倉鄭注重粢盛之委是也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晉書天文志天廩四星主蓄黍稷以供饗祀卽春秋之御廩也今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于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

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
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
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
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於齊侯齊侯殺
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耤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
禮之應也歷觀諸說則天之棄桓甚矣乃乙亥而嘗距災之日
僅四日耳不能遇災而懼而猶藉他穀以奉祭祀傳云不害者
淮南子修務篇注害患也言不以災爲患也服云不以災爲恐
者申傳義也杜云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衞冀
隆難杜曰若救之則息不害嘉穀則傳當有救火之文若如米

災傳舉救火案僞說亦不然傳有詳略無以見魯不救火但當遇災而懼廢一時祭耳今直言不害
明知不以災爲害公羊傳云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
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云當廢一時祭自責以
奉天災也惠氏春秋說曰人君遇災而懼當廢一時之祭何休
之論篤矣左氏謂書不害也豈其然乎愚按如服氏所釋二傳
義足相成不得詆左爲短也杜云不害嘉穀書以示法則失傳
義亦與自來諸儒之說異矣

十五年

經鄭伯突入于櫟　服曰櫟鄭之大都水經潁水注〇鄭世家注櫟大都

案水經注潁水篇云櫟宋忠曰今陽翟也王隱曰陽翟本櫟也
故潁川郡治也知櫟爲鄭大都者昭十六年傳稱五大不在邊

又云鄭京櫟實殺子元是櫟爲大都也

傳雍糾　賈曰鄭大夫鄭世家注

殺檀伯　服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水經潁水注

案史記索隱引十三州記曰大郡曰守

十六年傳構急子　服曰構會其過惡詩二子乘舟疏

案詩四月箋構猶合集也說文會合也从亼从曾省曾益也朔與宣姜合謀增益急子之罪惡也

使盜待諸莘　服曰莘衞東地同上

案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陽平侯國有故莘亭劉昭注補衞殺公子伋之地水經卷五河水篇云漯水又北絶莘道城之西北有

莘亭僞壽繼殞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陽平縣北十里近刻作平陽縣此从戴校有故莘亭近刻亭下有道字此从戴校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拔齊在衞東今適齊故曰衞東地莘亭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莘縣北

十七年經葬蔡桓侯 賈曰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本疏

案諸侯卒書爵葬書謚稱公其得稱公者各國臣子據本國之稱以赴告而備策亦據以書之也此獨稱侯者則以桓卒三月而季始歸是喪無主喪無主則猶之無臣子矣賈云無臣子之詞以釋經之稱侯也

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服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周禮太史

疏

案呂覽孟春注典掌也尚書堯典歷象史記五帝本紀作數法是歷卽數也周禮太史注云太史日官也又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是日官卽史官掌歷數卽正歲年諸侯稱日御避日官之稱其掌歷同也

日官居卿以底日　服曰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同上

案鄭注太史引此文解之云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疏曰鄭注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太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

治太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掌歷數亦是占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歷數至周使下大夫爲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按周禮太史爲下大夫鄭以處六卿爲文而左氏所述或即古義周官叙引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是古者欽崇天道歷象以卿主之是其證也

十八年 傳齊侯通焉 服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詩雄雉疏

案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義並云傍淫曰通詩雄雉疏云牆有茨云公子頑通乎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

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

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爲公設享燕之禮魯世家注

師于首止　服曰首止近鄭之地鄭世家注

案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已吾有首鄉劉昭注補左傳桓十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按其地與鄭相近故服云然恭冕謹案杜注云衞地然服言近鄭固以首止爲衞地而近鄭也

逆鄭子于陳　服曰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詩出其東門疏

案陳樹華云史記作召公子嬰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校勘記云按儀同倪

倪郎兒小兒也故左作儀史作嬰

而立王子克　賈曰莊王弟子儀也周本紀注

辛伯告王　賈曰辛伯周大夫同上

嘉興李貽德學

莊公

元年經三月夫人孫於齊　賈服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于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未歸也詩南山疏　服曰益魯桓公之喪從齊來詩南山疏○按疏引此句下云以文姜爲二年始來語氣不接此下引魏書云云似爲一貫識此以俟質焉　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魏書竇瑗傳○按魏書孫于齊句下云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讐疾告列之理玩其語義似有駁難服氏之意故此節去而識其語於此　賈服並以文姜爲二年

始來 詩南山疏○按疏云服虔以文姜爲二年始來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是賈服同義孔疏引用時多刪節故文有詳略

案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此年三月爲一期也說文云禥復其時也期會也二字義略同會有合訓復其時合於此月也禮記閒傳云期而小祥祥者吉也言小小從吉也公於斯時憂思其父其心少殺殺者減損也問喪云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荀子禮論喪禮之凡久而平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念及于母者謂思念母也雖思母而母罪太重不可請于齊而反之故書孫于齊公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蓋前此深痛父仇無暇計母之出至是哀思少殺始念母出未反簡策宜書

卽繫之此月以爲首事其實卒未歸也　魯桓之喪以前年四

月至夫人宜與同反經不書夫人之反見文姜與聞殺公之謀

內歉於心故不敢還隱痛深諱者魏書賈瑗傳瑗曰尋注義隱

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期而

中練者禮記喪服四制期而練曾子問主人練祭而不旅疏練

小祥祭也周禮大祝疏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蓋桓公之薨至

此將練祭矣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練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

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

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若然則練祭之時哀少減矣正義曰

公羊穀梁傳意言文姜往年如齊至此年三月猶尙不反三月

練祭念及其母乃書其出奔非三月始從魯去也左氏先儒皆用此說杜不然者史之所書據實而錄未有虛書其事者也夫人若遂不還則孫已久矣何故至是三月始言孫于齊乎公若念及於母自可迎使來歸何以反書其孫豈莊公召命史官使書其母孫乎正義申杜之文如此然詩南山序疏云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服云云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齊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

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旣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杜預創爲此說前儒盡不然也按此以杜預之說爲創則以先儒之說爲然矣二疏並出孔氏而枘鑿如此盖疏詩之時無容袒杜故折衷有當也

傳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服曰夫人有與殺桓公之罪絶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絶有罪故曰禮也魏書竇瑗傳

案傳公譖文姜文姜以告齊襄公始爲彭生所搚殺是桓公之殺姜實與之絶不爲親得尊父之義者禮喪服小記大傳注並云親謂父母也桓六年疏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又引異義云今禮戴尙

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若然則因母而立母族以見恩有由起也儀禮喪服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賈疏謂絕族者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故云絕族恩謂賈氏之說非也婦人無由以夫家爲族其云絕族謂母族已絕依子言之也若然出母曰絕族則與母絕者當去族矣經之不稱姜氏是也畱次宗曰子無出母之文鄭注喪服傳云母子至親無絕道今乃以絕不爲親爲禮者文姜與聞殺公其罪至大非有過而出者可比莊公隱痛父死絕其私恩得尊父之義矣喪服云父至尊也坊記云尊無二上喪服傳又曰禽獸知母而不知

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此其義也洪氏亮吉左傳詁按說苑亦云絶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與服說相發明

三年經紀季以酅入于齊　賈曰紀季以酅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酅也本疏

案春秋繁露玉英篇云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于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絶

也汝以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左氏襄二十六年傳疏所言叛者或據邑而距其君或竊地他國皆爲有地隨己故稱爲叛公羊傳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曰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故賈意亦以紀季之奔受命于紀侯以存宗祀非專邑自恣者比且入以事齊則不能專有其邑故曰不言叛不能專酅也

八年經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賈曰陳蔡欲伐魯故待之服曰欲共伐郕本疏

案賈說本穀梁傳傳云甲午治兵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

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據此則穀梁亦以衛爲俟陳蔡之來伐矣服說本公羊傳傳云託不得已也何休注師出本爲下滅盛郕同與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此服言欲共伐郕之義也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賈曰不稱公孫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春秋釋例氏族例

案與隱四年州吁同例

傳連稱管至父　賈曰齊大夫齊世家注

瓜時而往　服曰七月同上

案夏小正五月乃瓜夏五月周七月也服云七月據周正也詩豳風七月食瓜服不取以爲時者以此云瓜期當指瓜之始生非言蓄瓜之候也

及瓜而代　服曰謂後年瓜時上同

案呂覽長見篇注後來也後年猶來歲周禮肆師涖卜來歲之稼後鄭注卜者問後歲稼所宜是也

連稱有從妹在公宮　服曰爲妾在宮也上同

案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據傳云無寵又公孫無知使之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明在公宮時未爲夫人則是爲妾也

齊侯遊于姑棼　賈曰齊地也齊世家注

案顧氏棟高曰姑棼即薄姑一名蒲姑樂安博昌縣北有薄姑城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益太公之封後胡公徙都于此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按杜氏土地名例姑棼地闕郡國志樂安國博昌有薄姑城劉昭注左傳姑棼杜預曰薄姑地即顧氏所本郡國志于博昌又曰有貝中聚注引此傳齊侯田于貝邱遊田相次地亦相比則在博昌明矣

公子彭生也　服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同上

案說文豕彘也故注以彘釋豕公見爲彘從者見爲彭生言所見異也鬼改形爲豕者易繫辭傳游魂爲變鄭注游魂謂之鬼

廣雅釋天物神謂之鬼墨子明鬼篇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于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期年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日中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之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乃使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血摋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

詞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詞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祧神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則彭生死而爲厲變化易形理或然也

豕人立而啼　服曰啼呼也文選蜀都賦注

案說文虢號也啼與虢同曲禮釋文呼號叫也

虐于雍廩　賈曰渠邱大夫也齊世家注

案昭十一年傳齊渠邱實殺無知故知雍廩爲渠邱大夫

九年經春齊人殺無知　賈曰君惡及國稱國以弒君惡不及國則稱人以弒春秋釋例書弒例

案此賈氏說春秋之例無知雖弒君然惡不及國故稱人以弒

弒殺同辭正義曰釋例曰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齊商人蔡侯般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公子瑕之屬是也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雖殺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也

納糾　賈曰不言公子次正也本疏

案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又曰諸兒長而賤是襄公本為庶長而子糾為次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春秋經曰

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亦以糾爲次正也春秋之例諸侯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爲次正故不書公子嫌與庶子同也今本有子字臧氏琳曰沿唐定本之誤也

齊小白入于齊　賈服曰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同上

案盟謂前年盟于蔇也齊語桓公自莒反于齊韋昭注亦曰齊人逆子糾于魯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於莒桓公自莒先入是古說相承如此

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曰稱子者愍之同上

案一切經音義三引字詁古文愍今作閔愍憐也前納糾不書

子今書子故知憐之也按唐定本上納糾有子字故正義曰上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然公穀皆云納糾無子字可見賈景伯所見左傳本亦無子字故所釋如此孔氏執定本以斥賈氏非也

浚洙　服曰洙水在魯城北水經泗水篇注

案水經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注云北爲洙瀆是洙水在魯城北也

(傳)乃殺子糾于生竇　賈曰生竇魯地句竇也齊世家注

案史記作笙瀆瀆竇通周禮大宗伯注四竇釋文竇本亦作瀆是也句竇者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論語云自經于

溝瀆而莫之知也溝瀆卽句瀆句古讀如溝如句芒句龍句吳皆古讀也子糾殺于其地召忽亦自經于此論語溝瀆卽生竇之地

及堂阜而稅之　賈曰堂阜魯北境同上

案杜氏以堂阜爲齊地云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賈云魯北境蓋據齊魯接壤處言之洪氏亮吉曰文十五年傳飾棺置諸堂阜明堂阜爲齊魯交界旣至齊境故卽釋其縛也

管夷吾治於高傒　賈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同上

案禮王制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僖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則命于天子爲正卿矣襄十九年傳齊人立敬仲之曾孫良敬仲也是敬爲傒諡仲爲傒字也

十年 傳蒙皋比而先犯之　服曰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 本疏

案服用樂記文皋本作櫜說文櫜咎聲皋陶亦作咎陶是其證故集韵櫜亦作韟也彼注云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若然兵甲之櫜當以虎皮包之服故援以解皋之由名以見蒙虎皮于兵甲之上與鍵櫜時其制相似

十一年 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服曰覆隱也設伏而敗之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敵人不知敗之易故曰取 本疏

案隱九年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杜注云覆伏兵也國語晉語注

伏隱也則覆爲伏伏爲隱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文敗之

易者襄十二年傳凡書取言易也服義本之

公使弔焉　賈曰問凶曰弔 宋世家注

案周禮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烖鄭注謂遭水火又曰以荒禮哀凶札若然則此是問禍烖不當云問凶然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今傳云眚于粢盛則歲凶矣故賈曰問凶也

射南宮長萬　賈曰南宮氏萬名宋卿 同上

宋公靳之　服曰恥而惡之曰靳 釋文○本疏

案公羊傳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

服氏尋公羊傳文故知爲恥而惡之若杜云戲而相愧則此虜也之言非戲言也萬亦何至弒公因事致義服氏爲長正義曰恥惡其人不應爲之請魯不知靳之之由因萬歸國後夸美魯侯而致是始則重其人而請繼則姤其言而靳前後固不相妨也如孔氏言固矣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　賈曰未賜族本疏引釋例

案隱八年傳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杜注皆稟之時君是賜氏卽賜族也春秋之例賜族則書其族此書宋萬是未賜族也正義曰按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然按隱八年傳無駭卒疏士會之

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智果知知伯之將
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是春
秋時有賜族亦有私氏也傳稱南宮萬而經止言宋萬則南宮
當是私氏故賈于射南宮長萬注云南宮氏而此云未賜族也

傳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賈曰宋澤名宋世家注

案郡國志梁國蒙有蒙澤劉昭注引此文杜云宋地梁國有蒙
縣與賈異按下文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
之西又殺之則蒙澤當有宋別宮矣賈云澤名者言蒙澤之地
以澤名蒙也周禮大司徒注水鍾曰澤又澤虞注澤水所鍾也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服曰蕭亳宋邑也同上

案漢書地理志沛郡蕭故蕭叔國宋別封附庸也考蕭為附庸

即是年所封說見正義未封為宋邑今徐州府蕭縣北十里有蕭城

郡國志梁國薄劉昭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左傳宋公

子御說奔亳案僖二十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哀十四年

桓魋請以鞌易薄公曰薄宗邑也即此

使婦人飲之酒　服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

之酒醉而縛之同上

案說文縛束也釋名釋言語縛薄也使相薄著也

宋人皆醢之　服曰醢肉醬同上

案爾雅釋器肉謂之醢說文醢肉醬也詩大雅行葦醓醢以薦

毛傳以肉曰醓醢周禮醢人鄭注醓肉汁也

十六年經邾子克卒　賈服曰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隱元年疏

案隱元年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此稱爵則已受王命王制云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北杏之會在十三年邾人在會知此時已得王命故得列于會也

傳不可使其叔無後於鄭　服曰定叔之祖共叔段有伐君之罪宜世不長而云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言其刑之偏頗本疏

案叔段伐君事在隱元年國語周語注父子相繼曰世叔段有罪宜不世及也偏頗言刑失中也說文云頗頭偏也廣雅釋詁云頗衺也漢書何奴傳上注頗亦偏也

十八年傳有蜮爲災也　服曰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周禮秋官序官疏○本疏引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

案詩何人斯傳蜮短弧也正義引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于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在水旁能射人南方謂之短弧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案向歆說同服云南方盛暑所生明北方本無今此有蜮故謂古無今有也詩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

殺之故曰射影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與服所言同徧身濩濩蜮蜮當謂蜮之狀本疏引作或或亦聲相近五行志云蜮猶惑也公羊傳注蜮之猶言惑也劉向以莊公將取齊淫女故蜮至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二說皆爲惑君也引禮者禮家諸儒之說也

二十年 傳執燕仲父 服曰南燕伯爵 本疏

案水經注濟水篇二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

樂及徧舞 賈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 周本紀注

案周禮大司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鄭注此

周所存六代之樂又大合樂注謂徧作六代之樂

二十一年傳享王于闕西辟　服曰西辟西偏也本疏

案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郭注宮門雙闕邵氏正義曰說文闕門觀也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何闕疑也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天官太宰云縣治象之灋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詩疏引孫炎云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太平御覽引穎容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于人故謂之闕矣西辟西偏者曲禮辟咡詔之釋文辟側也淮南說山注辟旁也儀禮覲禮偏駕不入王門注左旁與己同曰偏是旁亦偏西偏言西闕旁

也

王以后之鞶鑑與之　服曰鞶鑑王后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

本疏

箋杜注鞶帶而以鑑爲飾今西方羌胡爲然古之遺服正義曰鞶是帶也鑑是鏡也此與定六年傳皆鞶鑑雙言則鞶鑑一物故知以鏡飾帶按以鏡飾帶則當名鑑鞶矣此云鞶鑑蓋以鞶盛鑑耳禮內則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儀禮士昏記施鞶注鞶鞶囊也所以盛帨巾之屬法言寡見又從而繡其鞶帨足證鞶爲囊盛帨者爲鞶帨盛鏡者爲鞶鑑杜謂以鏡飾帶于古未聞羌胡之服不可以例服

謂婦人之物固謂以囊盛鏡者也王以賜有功是爲褻也

王子之爵　服曰爵飲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貴者上同

○蒸冕謹案正義此文下云言鄭伯以其父得賜不如虢公爲是始惡於王積而成怨僖二十四年遂執王使金鄒王氏陽湖洪氏輯本俱連上爲服義然玩其語意似爲孔疏之文不如此輯本爲妥

案呂覽孟春注爵飲器知是玉爵者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今因享予爵是玉爵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實二爵注引舊說曰爵一升禮器貴者獻以爵故云人之所貴

十一年傳肆大眚　賈曰文姜爲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魯大赦國中罪過欲令文姜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本疏

案書眚災肆赦某氏傳眚過肆緩也緩卽寬宥之意周禮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則有罪者亦不當入兆域故季氏之溝昭公亦此意也文姜與弒桓不當合葬大赦國中隱使姜之罪惡亦與洗滌然後得入兆域所以解說魯之臣民也正義曰文姜出奔之日嘗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貶何須以赦除之知不然者出奔書夫人者魯史臣所以諱國惡也葬文姜而先肆赦者魯莊公所以解公議也文姜與弒其君禮難合葬莊又不忍以絕不爲親者割母子之愛曲意肆赦使姜罪同在洗濯之列而後葬之魯人可無詞矣故上文書赦下卽書葬以見事之有緣起也不然姜以前年七

月薨至十一月當合葬矣而必遲至此年正月始葬于肆赦之後此爲子不得已之苦心可概見矣孔氏之說非也

夏五月　賈服曰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禮記中庸疏

案僖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詩靈臺疏曰公羊說天子有時臺以觀四時諸侯當有時臺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疏言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是視朔卽聽朔也登臺是四時之事視朔

是每月之事故登臺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視朔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以核實也登臺視朔禮竝無關雖無事紀仍書時月以存禮也若然則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者明不登臺及視朔也桓十七年但書五月不書夏者明不登臺而但視朔也此書夏五月而不繫事者明登臺視朔備也

（傳）羇旅之臣　賈曰羇寄旅客也 陳世家注

案周禮遺人以待羇旅注羇旅過行寄止者鄭氏通釋此則分言義無異也廣雅釋詁旅客也

翹翹車乘　服曰翹翹遠貌 詩漢廣疏

案文選南都賦翹遙遷延注輕舉貌此文翹翹當訓高詩翹翹錯薪亦謂薪之高者訓遠似未確

使爲工正　賈曰掌百工 晉世家注

案攷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又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注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禮記月令百工咸理監工日號工正卽其職也謂之正者亦猶奚仲爲車正閼父爲陶正也國語齊語立五正注正長也則齊掌百工之長亦以正爲名矣

臣卜其晝　服曰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愼也 本疏○詩湛露疏引無將字之字又

戒作敬

案禮郊特牲曰大夫而饗君非禮也然齊桓賢敬仲欲至其家敬仲或辭不得故設享禮以待桓公耳享必卜日者周禮太宰凡祀五帝祀大神享先王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臣之於君尊之與神示同享神示必卜日則享君亦當卜日所以示敬慎也敬仲曰臣卜其晝是卜日之實事非虛詞也若燕食饗飲禮有戒而不卜日者或分相臨秩相等與臣享君異故也

五世之後並於正卿　服曰言完五世之後與卿並列田敬仲世家注

案言完五世之後者下文云陳桓子始大於齊史記田敬仲世

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
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正五世也與卿並列者正義曰位與
卿並得爲上大夫也

莫之與京　服曰京大也同上

案此爾雅釋詁文

遇觀之否　賈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同上觀爻在六四變而
之否　漢上易叢說服同　本疏○按杜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疏謂賈服及杜並皆爲是賈服同義

案正義申村曰此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及六四爻變諸
如此輩皆據周易之文知之劉炫云下體坤坤爲地爲衆上體

巽巽爲風爲木互體爲艮艮爲門闕地上有木而爲門闕宮室之象宮室而可風化使天下之衆觀焉故謂之觀也下體坤坤爲地上體乾乾爲天天不下降地不上騰天地不通其氣上下否塞故謂之否也按觀六四陰爻變而爲陽則爲乾合坤爲否故曰變爲否也

風行而著於土　服曰巽在坤上故爲著土也本疏○恭冕謹案本疏下云一曰巽爲風復爲木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土而長育是爲在巽國王氏洪氏列入服注以意揆之良然案易說卦巽爲風又泰爻辭城復於隍虞注坤爲積土國語晉語注著附也觀坤下巽上是風著土也

二十二年傳士蔿　賈曰士蔿晉大夫晉世家注

〔二十四年經〕大夫宗婦覿　賈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詩常棣疏）

案詩正義云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

赤歸于曹　賈曰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本疏）

案上經戎侵曹羈出奔陳與赤歸于曹連文故賈云然知赤爲戎之外孫者以非戎之自出戎不逐羈而立赤也與宋納鄭厲公同杜云蓋爲戎所納故曰歸略同賈說

〔二十五年傳〕乃城聚而處之　賈曰聚晉邑（晉世家注）

案晉世家謂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顧氏棟高曰此時之絳都爲翼城縣而聚在今絳州縣東南十里有車箱城相傳爲晉置羣公子之所是城絳城聚非一地亦非一時史混而一之誤矣

二十八年 經大無麥禾　服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本疏

案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凊以成之又循天之道篇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禮記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王命布農事所謂陰陽和而萬物育焉書洪範土爰

稼穡御覽引書大傳水火木金皆賴乎土而成今陰陽失調土氣無以暢達則稼穡失其性矣故大無禾麥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曰無庭實也（儀禮聘禮疏）不言如齊重穀急辭本疏

案庭實謂馬若皮實于庭也儀禮聘禮云庭實皮則攝之注言則者或以馬疏云以其皮馬相間有皮則用皮無皮則用馬又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無庭實也服釋與鄭氏同彼疏云以經直云束帛如享禮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故知無庭實也國語魯饑臧孫辰以鬯圭與玉磬如齊直是告糴之物足徵無皮馬之實矣云不言如齊重穀急辭

者春秋之例卿聘問鄰國皆書如某此云告糴于齊不言如齊非常例也故服云重穀急辭正義曰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二十九年經新延廄　賈曰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延廄不書作所用之木非公命也本疏

案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則有故木矣楚辭招魂注故舊也漢書禮樂志注作謂有所興造也言興造則當用新木矣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言新作而此獨無作字傳則仍言新作知所用雖有新木以不本於公命故經不書作也

城諸及防　賈曰言及先後之辭本疏

三十年經齊人降鄣　賈曰鄣紀之遺邑本疏

案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穀梁傳鄣紀之遺邑也賈本二傳爲說說文鄣紀邑也段氏注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距紀太遠非許意也古紀國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鄣邑當附近卽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鄣也紀鄣者本紀國之鄣邑猶齊語紀酅也謂本紀國之酅邑也公穀云鄣紀之遺邑與左傳合杜云紀鄣在東海贛榆是也莊三十年之鄣卽此杜分爲兩地非今江蘇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有故紀鄣城亦曰紀城

傳闕射師諫　服曰射師若敖子闕班也本疏

案正義曰射師被梏不言舍之知射師與班必非一人也攷子元伐鄭傳在二十八年歸處王宮而射師諫之當在是時逮至三十年秋始殺子元將及兩稘矣豈猶梏而不舍乎傳敘執梏事於此以見子元見殺之由非一時事也其閒不書舍之者傳所略也烏見殺子元者必非闕班乎

二十一年經城小穀　服曰不繫齊者世其祿然本疏

案禮記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後鄭注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若然惟王之卿大夫有采邑其邑不必繫之於

王如溫原皆世祿之邑傳稱取溫之麥及晉人伐原未嘗繫於周也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無世祿則小穀既爲齊邑當繫之齊今僅云城小穀是與世祿之例相同故曰世其祿然

(傳)虞夏商周皆有之　服曰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本疏

案此書益稷文引以證虞與神降之實

臨黨氏　賈曰黨氏魯大夫任姓魯世家注

案黨釋文音掌本字當作爪說文爪亦叉也孟子毋仉氏仉即爪之異文是魯有爪氏矣黨假借字也知爲任姓者以下云見孟任也

見孟任　賈曰黨氏之女同上

從之　服曰從之言欲與通也本疏

割臂盟公　服曰割其臂以與公盟魯世家注

圉人犖　服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同上

案正義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能投蓋於稷門　服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水經泗水注

案說苑辨物三十斤爲一鈞考工記冶氏重三鋝注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二說不同服云千鈞之重未知用何說然曰千鈞猶稱拔山舉鼎云爾非事實也匠人職曰宫隅之制七雉

注宮隅謂角浮思也雉高一丈又曰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注其城隅制高七丈門之高數未聞以過於其上計之當及角浮思之處矣千鈞之重服未指蓋爲何具杜云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如杜所說則傳文當云能投桷而蓋於稷門投蓋不當連文矣劉炫指爲車蓋孔氏謂周禮車蓋以物帛爲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周禮巾車所掌其張帛物以翳日者果謂之蓋而其承帛物者亦謂之蓋考工記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鄭司農注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桯圍倍之六寸司農注桯蓋杠也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司農注部蓋斗也部長二尺後鄭注謂斗柄達常也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後鄭注杠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弓鑿廣四枚後鄭注弓蓋橑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後鄭注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歟是故蓋崇十尺是蓋有達常有桯有部有弓其長則十尺也其弓則二十有八也皆統之曰輪人爲蓋是散名則分大名則一其蓋之重可知是劉說正未可非也服以千鈞之重狀之或亦謂車蓋歟

使成季酖之　服曰酖鳥一曰運日鳥魯世家注

案說文鴆毒鳥也一名運日此服所本山海經中山經女几之

山其鳥多鴆郭注鴆大如雕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日運又作暉淮南繆稱暉日知晏注暉日鴆鳥也或作䲹名醫別錄云鴆鳥一名䲹日又作雲劉逵吳都賦注鴆鳥一名雲日正義曰廣志云鴆鳥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鴆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

成季奔陳　服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同上

案知慶父之情者知其通於哀姜而哀姜欲立之也

立閔公　服曰閔公於是年九歲閔元年疏

案服於閔二年傳注云公卽位時年九歲與此注合若然則閔公二年公被弑時當爲十一歲而服於僖二年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疑有錯誤